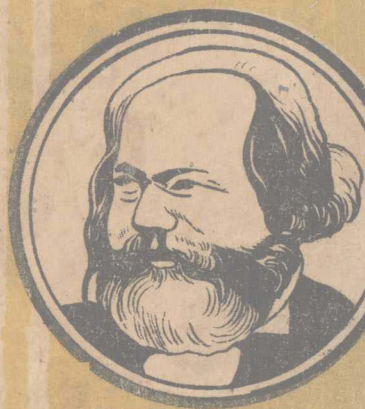


法蘭西內戰



馬克思著

中原新華書店印行

馬克思著

法蘭西內戰

中原新華書店印行

法蘭西內戰



著者 馬克思

譯者 吳黎平 劉雲

出版者 中原新華書店

經售處 各地新華書店

開封 鄭州
洛陽 魯山

一九四九年一月初版

中總 1-4000

目 錄

恩格斯的引言·····	(一)
國際工人聯合會總委員會爲普法戰爭告歐美各分會全體會員第一書·····	(一五)
國際工人聯合會總委員會爲普法戰爭告歐美各分會全體會員第二書·····	(二一)
國際工人聯合會總委員會爲法蘭西內戰告歐美各分會全體會員書·····	(三一)
馬克思致顧格曼論巴黎公社的信·····	(八二)
列寧在「馬克思致顧格曼書信集」俄譯本序文中論巴黎公社·····	(八八)

恩格斯的引言

要求再版國際工人聯合會總委員會所發表的關於「法蘭西內戰」的宣言，並要我給它做一篇引言，這是出於我意料之外的，所以我在這裏只能很簡短地把最重要的幾點略說一下。

在上述較長的著作之前，我更加上了總委員會為普法戰爭而作的兩篇較短的宣言。我所以這樣做的原因，第一，因為「內戰」一書內會引證到第二次的宣言，而這二次的宣言如不同第一次的宣言合併着看，又不是到處都能明白的。其次，因為這兩篇同為馬克思所寫的宣言，不較「內戰」一書為差地同是一種顯著的模範，表現出作者正確把握偉大歷史事變的性質、意義與其必要結果之驚人的天才（這種天才作者最初表現於「拿破倫第三政變記」一書之中），而此等事變在當時或者是還在我們的眼前展開着，或者是不久才告終結的。最後因為我們在德國直到現在還受累於馬克思所預言的那些事變的惡果。

第一次宣言中說：假若德國反對拿破倫第三的防禦戰爭蛻化為反對法蘭西人民的掠奪戰爭的話，那末德國將要重新遭受到（而且將更加厲害）它在所謂解放戰爭^①之後所遭受的那些不幸，這話現在難道不是已經證實了嗎？不是我們受到了整個二十年的俾斯麥的統治嗎？不是在這期間我們所獲得的並非取締政客的辦法，而是用同樣警察的專橫、同樣可恨的法律的曲解來壓迫社會主義者的法律嗎？

難道馬克思的預言，說亞爾薩斯與勞倫的歸併「會使法國投入俄維斯的懷抱中」，^②說在這

歸併之後，德國或是將公開變為俄國的奴僕，或是在短期的休息之後將準備開始新的戰爭，即開始「對於斯拉夫人與羅曼人的聯合人種，進行人種戰爭」。這些話不是一個個字都證實了嗎？德國的歸併法國省份不是使法國投入了俄羅斯的懷抱中嗎？俾斯麥不是在整個的二十年內勞而無功地找求着沙皇的恩寵，並且他這樣的投拜在「神聖的俄羅斯」前面，比它還沒有變成「第一歐洲強國」之前的小小普魯士平常所做的還要卑恭得多嗎？戰爭的恐怖不是常常懸在我們的頸上嗎？這戰爭的第一天，必將把一切世界強國的紙上的聯合，變成灰燼，這戰爭（除了它的結果之絕對不可知可以斷定之外，其餘還不能確定的說）必定是人種的戰爭，它必將把歐洲交給一千五百萬或二千萬武裝的士兵去掠奪。但這戰爭直到現在所以沒有發生者，就是因為它的結果絕對不能預知，所以使最大的軍事國家中之最有力者，也不能不發生危懼。

所以將這些敏銳地證明一八七〇年國際工人政策的遠大眼光而大半已為人們所忘却的文件，

○ 拿破倫第一把德國底一部分領土割入法國，並使其餘部分隸屬於他。普魯士領導德國各邦與俄皇聯盟，向拿破倫第一作戰（一八一三至一四年）。

○ 引自總委員會關於法普戰爭的第二次宣言。馬克思預料在亞爾薩斯、勞倫被合併之後法國一定渴望復仇，而且一定是在找求同盟者，第一就找沙皇制度的俄國。在一八七〇年九月一日，馬克思寫信給索爾格（Soligo），說：

「普魯士的樓子們所看不見的，就是：現在的戰爭，不能避免地要引起德俄戰爭，正如一八六六年的戰爭必然引起普法戰爭一樣。這是我從這次戰爭中為德國所期待的最好的結果。如果不與俄國同盟，不隸屬於俄國，特殊的「普魯士主義」就從沒有存在過，也決不能存在。第二次這樣的戰爭，將成為俄國的不可避免的社會革命之助產婦。」——編輯部註

重新刊印出來給德國的工人們知道，實是非常必要的。

我關於這兩篇宣言所說的話，同樣是可以應用於「法蘭西內戰」的。五月二十八日，公社的最後保護者在卑爾維爾被優勢的敵人力量所消滅了。兩天之後，五月三十日，馬克思即在總委員會上面宣讀他的著作，在這中間，他用簡短的有力的幾點判定巴黎公社的歷史意義；他的話是如此的正確，如此的適當，使以後關於這問題的一切文獻都望塵莫及。

從一九八九年，法國經濟的與政治的發展，使後來五十年內在巴黎發生的每次革命不能不參有無產階級暴動的性質，拿它自己的鮮血做代價去得到勝利的無產階級，當然在勝利之後要提出它自己的要求。這些要求，多少是不清楚的與模糊的，這每次要看巴黎工人的覺悟程度而定。但歸根到底，這些要求的目的，是在於消滅工人與資本家的階級的對抗。如何可以達到他們的目的，這是他們所不知道的。可是就是這些要求的本身，雖是它不十分確定，但已是對於現在社會制度的危險。提出這些要求的工人，是武裝起來的。所以佔有國家統治權的資產階級的第一個任務，便是解除工人的武裝。所以在每次用工人的手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品之後，隨着即發生新的鬥爭，這鬥爭的終結，是工人的失敗。

這事第一次發生於一八四八年。屬於國會反對派的自由資產階級大張筵宴，其目的是要實現一種使他們政黨可以得到統治地位的選舉改良。對於政府的鬥爭，使他們不能不常常求助於民眾，並且慢慢地將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內急進的與共和主義的分子，提到前面來。可是在這些人的後面，却站着革命的工人，這些工人從一八三〇年起已經得到了遠比那些有產者甚至比那些共和黨所設想的為多的政治獨立性了。當政府與反對派的關係發生了危機之時工人們即開始了巷戰。路易斐立伯 (Louis Philippe) 消失了，選舉的改革也跟着它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共和國，而這共和國，勝利的工人們竟宣佈它為「社會的」共和國。到底什麼叫做社會的共和國，那

誰也不知道，就是工人們自己也不知道。但他們現在已經武裝起來了，他們已是國家的一種力量了。所以當政的資產階級共和派當他們已經相當穩定之後，第一件事便是解除工人的武裝。這工作作在六月暴動中完成了。他們（指資產階級共和派）的直接的美食，明顯的侮辱以及流放一切失業工人到遠方去的企圖，逼使工人們不能不起來暴動。政府已經預先保證自己有極大優勢的力量，所以工人們在經過五天英勇的抵抗之後，終於失敗了。接着就開始了自從羅馬帝國陷落前的國內戰爭以來所沒有見過的大批赤手空拳的俘虜的被殺。資產階級第一次做給人家看：當無產階級敢於以單獨的階級的資格、以自己的要求起來反對它的時候，它將如何以瘋狂般的殘暴手段來對無產階級復仇，但如把一八四八年來同一八七一年的暴行相比較，那還不過是兒戲而已。

可是，資產階級不必很久的等待它所應得的處罰。如若無產階級還不能管理法蘭西，那資產階級也已經不能，至少在那個時候，已經不能管理法蘭西了，那時資產階級的大多數都是保皇黨的，其中分成三個皇朝的政黨：第四個才是共和黨。它的內部的相互殘殺，使冒險家拿破倫第三奪得了一切最主要的政權機關；軍隊、警察與行政機關。並且使他於一八五一年十二月推倒了資產階級的最後柱石——國民會議。第二帝國成立了，這是少數政治的與財政的冒險家對

法國的保皇黨在那時分爲三派：一派是「合法派」，擁護波旁底「合法的」王朝；一派是「奧利恩派」，擁護奧利恩王朝；一派是「拿破倫派」，擁護拿破倫第三。

法蘭西共和國大總統拿破倫第三於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舉行政變，解散國民會議，一年之後，自立爲法國皇帝，參看馬克思所著「拿破倫第三政變記」一書。

法國在拿破倫第三（一八二五——七〇年）統治的時期，稱爲「第二帝國」，以別於拿破倫第一（一八〇四——一四年）底「第一帝國」。

於法蘭西的剝削。但同時，工業發展的迅速，是在路易裴立伯的殘暴的與懦怯的制度下，在大資產階級中的一小部分絕對統治的時代所夢想不到的。拿破倫第三在保護資產階級不受工人的侵犯與保護工人不受資產階級的侵犯的藉口之下，取消了資本家的政權；可是它的統治，却助長了投機事業與工業的發展，一言以蔽之，助長了直到現在沒有見過的全部資產階級的富庶與繁榮。它更厲害的助長了賣官鬻爵與大批貪吝，做這些行爲的人，團集於皇帝宮庭的周圍，他們從這種富庶上得到極大的利息。

但第二帝國是對於法蘭西國家主義的號召；也就是擴張到一八一四年所失去的第一帝國的邊疆，至少是第一共和國邊疆的要求。法蘭西帝國，不能永處於舊皇國的疆界之內，更不能永處於一八一五年更狹窄的疆界之內，因此就不時發生了戰爭與擴大國界的必要。最吸引法蘭西國家主義幻想的地方，就是德意志的萊茵河左岸。在國家主義者的眼中看來，萊茵河上的一平方英里，較之亞爾卑山或其他的地方的十平方英里，還要貴重得多。在第二帝國之下，歸還萊茵河左岸（一下子或是分次地）的要求實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罷了。這個時間，在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之後，是已經到來了。被俾斯麥所欺騙並被他自己的狡猾但猶豫的政策所欺騙的拿破倫，在等待着「土地報償」之際，便自然只有出之於戰爭之一法。這一在一八七〇年爆發的戰爭，遭到了西丹的大敗，與威爾海姆斯罕的被囚。

- 普奧戰爭是俾斯麥所謀劃的，爲的是排除普魯士在統一德意志時的老敵手——奧地利。普魯士在這次戰爭中戰勝了奧地利，因而保證它在德意志統一中的盟主地位。拿破倫第三在普法戰爭中保持中立，因爲他希望得到德意志諸邦底領土之一部作爲他保持中立的報酬；這是俾斯麥所答應的。

失敗的必然的結果，是一八七〇年九月四日的巴黎革命。帝國如像紙製的房子一樣傾覆下來。法蘭西又重新宣佈爲共和國了。但在城門前站着的是敵人。皇帝的軍隊，一部分被圍困在美次，沒有放出的希望；一部分則當了德意志的俘虜。因爲情形如此緊急，所以人民允許舊法國中的巴黎的議員自己組織「國防政府」。他們當然很快就答應了，因爲那時一切能負險作戰的巴黎人，爲了防禦的目的完全武裝起來，充當國民軍，工人就在國民軍中佔據了多數。但不久以後，差不多全由有產者組成的政府與武裝的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表露出來了。十月三十一日，工人武裝隊伍佔領了市政廳，並逮捕了幾個政府的委員。政府的叛變與失信以及幾個小資產階級武裝隊伍的干涉，使被捕者得到了釋放，爲要免除在被敵所圍的城市內爆發內戰起見，還是給舊政府留下了權力。

最後爲饑餓所迫的巴黎，於一八七一年正月二十八日出降了，但它的出降條件，在軍事史上真是空前高貴的。砲台是交出了，大砲從砲台上卸下來了，兵團與別動隊被解除了武裝，並且他們宣佈了自己爲軍事的俘虜。但國民軍還是保留着槍械與大砲。它只是出來同勝利者議和。勝利者並不敢奏着凱旋曲進入巴黎，他們只是佔據了一個小小的城角，其中一部分只包括公家的公園，而且就在這裏，他們也不過佔據了幾天工夫！圍困巴黎至一百三十一日之久的他們，在這短時期之內，反爲武裝的巴黎工人所包圍。這些工人時刻注視着，不使一個「普魯士人」跨過他們所允許給勝利者的一角之狹窄的邊界。巴黎的工人竟使那些令法蘭西帝國全部軍隊放下武器的普魯士的軍隊對自己表示如何的尊敬呵！跑到這裏來想同革命的柱石算賬的普魯士的士官們，在

一八七〇年九月二日，法國皇帝所統率的法國軍隊底主要部分，在色當 (Sedan) (法
國東北部的一個市鎮) 向普魯士軍投降。

這武裝革命的前面，却不能不恭敬地站立起來，而不能不對之舉行敬禮！

在戰爭期內，巴黎的工人只限於有力地堅持着鬥爭的要求。可是當巴黎被交出，訂立了和平條約之後，新政府的首領梯亥爾便不能不認清，巴黎的工人武裝着一天，有產階級——大地主與資本家——的統治就一天要受到危險。所以他的第一件事情，便是企圖解除他們的武裝。三月十八日他派了野戰聯隊去奪取國民軍的大砲（這些大砲是巴黎被圍時所造而預約由公家付錢的），但這一企圖沒有達到目的，整個巴黎都拿起了武器，實行自衛，巴黎與逃徙凡爾賽的法蘭西政府之內戰，就此開始了。三月二十六日選舉了公社，三月二十八日巴黎公社正式宣佈成立了。一直到現在，國民軍中央委員會拿了政權，並且已經頒佈了消滅醜惡「道德警察」之命令，這中央委員會把它的全權交給了公社。三月卅日公社取消了募兵制與常備軍，宣佈國民軍為唯一武裝的力量，這國民軍是包括一切能荷槍作戰的公民的。公社廢除了從一八七〇年十月至一八七一年四月的房租，將已付的租金作為將來應付房租之用。它更制止了抵押於城市當舖內的物件的拍賣。同日，批准了當選於公社的外國人為公社委員，因為「公社的旗幟，是世界共和國的旗幟」。四月一日決定公社辦事人員以及公社委員的薪水，不得超過六千法郎。次日宣佈了教會與國家的分離，取消了國家對於宗教事務的費用，把一切教會的財產轉為國家的財產。四月八日更通令把宗教象徵、標本、教條與禱告等等——總而言之，即把「一切有關個人良心的東西」從學校中驅逐出去，這一通令就逐漸被實行了。凡爾賽軍隊每天槍殺他們所捕去的公社的擁護者。所以在四月五日就頒佈了命令扣留抵押者，可是這一命令是從沒有被執行的。四月六日在羣衆的狂歡之下，

⑥ 別動隊是拿破倫第三在一八六八年所創立的預備軍，以備在戰爭時保衛城市之用。

——編輯部註

國民軍的第一百三十七營拖出斷頭台，把它當衆燒毀。四月十五日決定破毀在一八〇九年戰爭後拿破倫用敵人的炮鑄成的、並爲民族侵略主義與民族仇視的象徵的凡東場上的凱旋柱。五月十六日實行了這一決議。四月十六日，公社命令登記一切爲工廠主所拋棄的工廠，製定了將他們交給這些工廠工人合作社去管理並將這些合作社併爲一個總社的計劃。四月二十日取消了麵包工人的夜工，消滅了工作介紹所（自第二帝國起以來，這是警察所指定的對於工人的頭等剝削者的專利）。工作的介紹，現在由巴黎二十個市區^①的市長管理。四月三十日取消了借貸處。這種借貸處是私人剝削勞動者的工具，是違反工人對於勞動工具、對於取得信用的權利的。五月五日決定拆毀爲被殺的路易十六^②贖罪而建立的小教堂。

這樣從三月十八日起，巴黎運動的純粹的階級性質便尖銳地表現出來了，這種性質，一直到現在是被對於外敵的鬥爭所隱蓋着的。公社的成分，差不多都是工人與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所以它的決議，也都分明地表示出堅決的無產階級的性質。公社或是頒佈了共和主義資產階級僅僅由於懦弱而不敢實行的，但對於工人階級的自由活動却是基本條件的那些改革（例如對於國家、宗教只是私事的原則的實現），或是頒佈了直接關係工人階級利益的並且在相當程度內深刻刺入現社會制度的那些決定。但在被圍的城市中，這些決定只能做到第一步，從五月初起，公社就已經用所有一切力量去和數量上日益增加的凡爾賽政府的軍隊進行鬥爭。

四月七日，凡爾賽人奪取了巴黎西部戰線上賽拉河旁納依（Neuilly）渡口，但四月十一日

爲市政管理之便，巴黎分爲若干市區，各市區有一市區長，爲該區之首領。

路易十六在第一次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被處死刑（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他們向南線進攻時，就被愛特 (Eudes) 將軍打敗了，而且使他們受到極大損失，那些如像聖者一般咀咒普魯士人砲擊巴黎的人，現在他們自己也不斷地砲擊巴黎了。這些人，現在要求普魯士政府快些歸還在西丹與美次所俘的法蘭西兵士，以便他們可以因其幫助來奪取巴黎。這些軍隊的逐漸歸還，使凡爾賽人自五月初起佔了決定的優勢。這在四月二十三日已可清楚看到了，當時梯麥爾已經停止和公社所進行的談判（這一談判原來因公社建議而開始的，其目的，是把在巴黎拘押的巴黎主教與其他很多教士去和二次當選為公社委員當時還被監禁在京里爾華 (Clairvaux) 的勃朗基 (Blanqui) 對換），這在梯麥爾演說口氣的改變中，更明的表白現出來：向來講話很謹慎，很含糊的他，現在忽然變成大胆的，粗暴的與威嚇的了。五月三日凡爾賽人佔據了南部陣線的茅林薩葵 (Moulin Saute) 的高墩，九日佔據了被大砲轟毀了的依西 (Issy) 砲台，十四日佔據了萬維斯 (Vanves)。在西部戰線上，他們在佔據了很多鄉村與建築物並延伸到了城牆腳下之後，就漸漸進攻到最主要的防線了。五月二十一日由於叛變、由於那裏國民軍的不謹慎的結果，他們闖進了城市。佔據北部與東部砲台的普魯士人，讓凡爾賽人通過那些依照和議條件他們所不能通過的區域去攻擊城的北部，以致他們能從防備較弱的很長戰線 (在那裏，根據議和條件，巴黎人認為是能够保證不受侵犯的) 實行進攻。這就說明，為什麼在巴黎西部以及在城市的舊有區域，抵抗是比較的薄弱。這種抵抗，當敵軍愈是接近京城東半部，愈是接近工人區時，就愈是變成有力與頑強了。只在經過十八天的鬥爭之後，公社的最後擁護者不在貝爾維爾 (Belleville) 及米尼爾蒙當 (Meilhoirand) 的高處倒地了，那時赤手空拳的男子、婦人與小孩之橫遭慘殺達到了極高度。這種殘殺，以更大的殘酷來進行，並且延長了整個的星期，用新式槍械來殺人還不够快，結果更用溜彈炮去整千整萬地屠殺被征服者。貝爾拉希斯 (Parsachaise) 城地上的公社社員的城牆，至今還屹然長存，在那裏曾施行了最後的大批的殘殺，這一城牆是砲口的同時又是

很多表示的證人，說明當無產階級敢於出來保護自己權利之時，統治階級是會進行如何瘋狂的屠殺，於是開始了大批的逮捕，因為不能將所有被捕者完全殺掉，所以從其中任意抽出好些犧牲者拿來槍斃，其餘的則關在一個大營房中，等待軍事法庭的審判。從東北圍困巴黎的普魯士軍隊，得到了不准放鬆一個逃亡者的命令，但當兵士們服從他們的人道的感覺較甚於服從他們的長官之時，他們也只能裝做不知而已。特別表示出自己人道行爲的，是薩克遜軍團，他曾經放走了很多分明的公社的擁護者。

如若現在，在二十年之後，回顧一下巴黎公社的活動與歷史意義，那我們就可看到「內戰」的敘述，還需要有相當的補充。

公社社員共分兩部：大多數爲勃朗基主義者，在國民軍中央委員會中間佔統治地位；少數爲國際工人聯合會會員，可是主要是蒲魯東的信從者。那時，勃朗基主義者之所以是社會主義者，大部分只是根據他們的革命無產階級的本能，其中只有很少幾個靠着那位知道德國科學社會主義的凡蘭（Vaillant）的幫助，才得到對於基本原則的比較明白的了解。這就說明爲什麼在經濟方面忽略了我們現在看來所必須要做的工作。尤其使我們不能了解的，是公社對於法蘭西銀行的寬大態度，這也是非常重大的政治的錯誤。把銀行拿到公社手中，這比一萬個抵押者都還有更大的意義，這將會使法國的資產階級，對凡爾賽政府施用壓力要它來同公社議和吧。但是，尤其令人注意的，就是雖然公社是由勃朗基主義者與蒲魯東主義者組成，但它的行動却常常是完全正確的。很明顯的，對於公社的經濟方面的訓令，不論是其優點或是缺點，負責的人，首先是蒲魯東主義者。對於政治的行動與缺陷，負責的人，是勃朗基主義者。像經常所發生的，當政權落到信條主義者手內時，他們的某些行動却正會同他們學派的信條上所寫的完全相反，這真是歷史的諷刺。

蒲魯東——這個小農與手工工業者的社會主義者，對於組合是痛恨的。他說，組合的中間，不好的地方超過好的地方，組合在其本質上是沒有效果的，它甚至是有害的，因為它是束縛工人自由的鎖鍊，是空洞的信條，是無用的、繁重的，不但違反工人的自由，而且，也是違反節省勞動的原則的；它的缺點比較它的優點發展得快；同組合相反，競爭、分工、私有財產却是經濟的力量。組合只有在大工業與企業中，如像鐵路中，才可以應用；但這樣的蒲魯東的意見，不過是特殊的場合而已。（參看他的著作「革命的」一般見解——*Idee Generale della Revolution*，第三版）。

在一八七一年，就是在奢侈品手工工業生產中心的巴黎，大工業也已經不是稀有的現象了。公社最重要的命令即要求把這種大工業以至把手工業組織起來，這種組織不但依據於每一工廠的工人組合，並且還依據於聯合所有這些聯合為一個大聯合。

這樣的組織，像馬克思在「內戰」中所正確地說明的，必然會達到共產主義？達到與蒲魯東主義直接相反的一面。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公社是蒲魯東的社會主義學派的坟墓。這學派，現在在法蘭西工人中間已經消失了；不論在「可能派」(Possibilistes)中間，或是在「馬克思主義

○ 法國工黨在一八八二年愛田 (Etienné) 大會時分裂為兩派，一派擁護勃洛塞 (Brossé) (可能派，是出自「可能」這個名詞，即是指順應「可能性」的人們)；一派擁護蓋德 (Guesde) (馬克思主義者)。機會主義派——可能派或勃洛塞派——為獵取選舉的勝利而否認黨綱，他們的煽動只限於「可能實現」的要求；他們進行反對黨的紀律之鬥爭，要求地方黨部對於選舉總領底問題，對於與其他政黨聯合的策略都有自主權。

者」中間，都統治着馬克思的學說，蒲魯東主義者只有在「急進的」有產者中間還可以遇到。

勃朗基主義者的遭遇，也並不比較好些。向來就受教於陰謀派學校，慣於服從陰謀的嚴厲紀律的他們，以為用比較少數的勇敢的、很有組織的人，在某種順利的條件之下，就不備可以奪得政權，並且用極大的努力來幹，還能够保持政權，直至把民衆吸引到革命方面來，把他們環繞於少數領袖的四周為止。爲了這個目的，首先必須把全部政權掌握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成爲最嚴格的專政的集中。勃朗基主義者佔據大多數的公社。做了些什麼呢？它對法蘭西各省發表了宣言，其中號召人民，將一切公社向巴黎聯合爲一個自由的聯邦，爲一個真正的國民第一次自己造成的國家組織。常備軍、政治警察、官僚、一切這些爲一八七九年拿破倫所造成的舊的集中政府的壓迫權力，從那時以來，都爲每一新政府用來反對它的敵人的便利的工具，——這種權力，應該到處被消滅，如像它在巴黎被消滅一樣。

公社不得不從最初就承認，獲得政權的工人階級，不能利用舊的國家機關來進行統治；如若工人階級不願意失去它剛才獲得的政權時，則它應該：一方面取消全部舊的，直到現在用來反對它自己的那種壓迫機器；第二，保證它自己不受它自己僱員與全權代表的危險，宣佈他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被調動與撤換。

一直到現在，國家的特徵在那裏呢？最初社會用簡單的分工的辦法，替自己建立特殊的機關來保護自己的利益，經過了相當的時期，這些爲他們特殊利益服務的機關（其中主要的是國家政權）從社會的僕人變成社會的主人了。這不但在世襲的君主政體內，即在民主的共和國內，也是如此的。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像美國那樣，「政治家」成爲國家的如此特出、如此有力的部分，那裏兩大政黨互相更迭的佔着統治的交椅，這種政黨裏面的管理者，又是那些把政治當作謀利事業的人，他們拿合衆國國會或是各州州議會的議席當做投機事業，或是以替本黨煽動爲生

活，在本黨勝利之後則得到相當職位的報酬，大家都知道，在最近三十年來，美國人爲了推翻這種不能令人忍耐的桎梏，不知道化了多少氣力，然而，他們都還是一天一天跑到賣官鬻爵的泥坑中去。正是美國可以最明顯的看出，這國家政權如何從社會的工具變成了特出於社會的機關。那裏沒有皇朝，沒有貴族，沒有常備軍（除了幾個監視印第安人的兵士之外），沒有那種擁有經常位置與領取養老金權利的官僚。然而我們可以看到兩派政治的投機家，如何輪換地佔據政權，用最骯髒的方法，爲最卑鄙的目的來運用這一政權。——而全國國民，則無力起來反對這兩大政客的聯合，這些人表面上是給國民服務，實際上却是剝削他們與統治他們的。

爲了反對這種國家機關從社會的僕人變成爲社會的主人（這種轉變，在一切直到現在所有的國家中必然要發生），公社採取了兩個不錯的辦法；第一，一切職務，行政官、法官、教員，都任命選舉所選舉的人去担負，同時確定了根據選舉人決議隨時可以撤換被選舉人的權利；第二，一切公社的辦事人，不論是上層的與下層的，都只得到其他工人所得到的薪額。公社一般所付的最高薪俸，只有六千法郎。這樣，就是沒有公社給與代表機關的代表之確定證書（公社是格外的引用了這種證書的），公社也已向爭權奪位鑽營私利的行爲染下了有效的障礙物了。

在「內戰」第三章，很詳細的敘述了這種舊的國家政權的摧毀與新的、真正民主的政權代之而興。我們以爲在這裏有簡略的挑出這種過程的幾個要點來說一下的必要，因爲在德國，對於國家的迷信的崇拜，已經從哲學轉爲資產階級的甚至許多工人的共同意識了。根據德國哲學的學說，國家是「觀念的實現」，或是翻譯爲哲學語句的話，是「上帝在地上的統治」，在這領域上

○ 共和黨與民主黨。在早先時期，民主黨是代表地主的南部底利益，共和黨是代表工業的北部底利益。現在，這兩黨都是金融資本的代表。

——編輯部註